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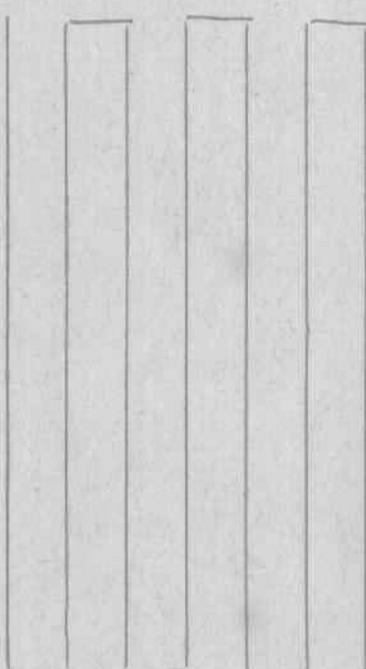
刊新作劇  
集品小法爲  
著法爲洪

行印局書新北

創作新刊

# 爲法小品集

洪爲法著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爲法小品集 實價肆角



作 者 洪 爲 法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杭州  
濟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貴陽  
雲南  
溫州  
長沙  
武漢  
廈門  
頭門

北新書局

## 小引

我自己本不算文人，偶然弄筆，乃興會適至，偶然擱筆，亦是意  
懶心灰。此冊所收各文，乃近幾年零星寫成的。有許多過不滿意或過  
於不合時宜的，在編訂時都已刪去。即此，似乎還不能使讀者發生什  
麼好感。反正這不是什麼『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作，在著者原是藉  
以遊戲人間，聊慰寂寞，在讀者祇須當作一時的消遣，則目的已達，  
安望其他。至於李小峯趙景深兩先生竟能允許此書由北新出版，在私  
情上說，當然感愧無地，就在此敬致謝意。

爲法二十四年春於上海。

# 爲法小品集目次

## 曲阜漫話

一。十八里的驃車上	一
二。三多	一
三。小聖人的我見	一
四。聖公府的瑣屑	九
五。從丁祭到講道	五
六。顏廟的憑弔	五
七。南郊懷古	三

八・過去的第二師範之介紹	元
九・從喜劇到悲劇	三
一〇・狗眼光	三
一一・乞丐和小偷	四
一二・貨價高低的標準	四
一三・『一點』和『一點子』	四
一四・大哥，二哥和三哥	四
一五・『王八的孫子』之運用	四
一六・最新時髦的摩登派	五
一七・婚喪大事	五

## 世味

八・歸途 ..... 六

一・他要她懺悔 ..... 空

二・花生米 ..... 空

三・粥廠 ..... 空

四・生命的軌跡 ..... 空

五・吃飯問題 ..... 空

合

壹

七

空

## 綠楊小記

一・死的歧路 ..... 空

二・詩與小說 ..... 空

八

九

九

三。出世.....九

四。混的哲學.....四

五。襲擊的勝利.....四

六。耐鬱.....四

七。蛙聲.....四

八。未來.....四

九。病的妙義.....四

二。一個矛盾.....四

一。二元論者.....四

文人的架子.....四

在秋風裏……

一九

飲酒和做夢……

二三

面孔的轉變……

二七

簇新的對話種種……

二五

詩人開會……

二四

奢相的一羣……

二三

名子頌贊……

二一

尾人頌贊……

二零

面子立國……

一九

論打架的方式……

一七

病忘者的醫治

小事不糊塗

一七

每日談話

一五

一。難得糊塗

一五

二。不爲已甚

一五

三。教育之生人和殺人

一六

小言

一六

一。做順民去

一五

二。阿拉伯人

一五

雜感

一八九

一、上台與下台	一九
二、三等人物	一九
三、橡皮飯碗	一九
四、學生救國的軌迹	一九
橡皮人的洩氣問題	一九
水烟袋和悠閑生活	一九
乞丐的開心	一九
結婚啓事	二七
從好吃到做人	二五
說話的研究	二五

苦笑中的獨白……  
附錄

我與文學（代跋）

一九

# 曲阜漫話

## 一 十八里的驟車上

偶然來到曲阜，也偶然在曲阜住了一年。曲阜的偉大，因為來到後是減少了；曲阜的神祕，也因為來到後消滅了。

從浦口坐了十七點鐘左右的津浦車，算是到了離曲阜十八里的姚村。這裏從前叫姚村站，最近一兩年才改稱曲阜站，雖是很小的一站，却無論特別快車，普通快車，都得在此停留幾分鐘，大約是對孔

老夫子表示敬意。自然，我們能在這裏下車，是沾孔老夫子的光了。

下車後得坐驛車。十八里路要走三點鐘左右，看來比牛還慢。反正慢走已經夠顛簸了，快更不了。所以我坐在驛車上的時候，爲怕腦袋被碰壞，爲怕五臟被翻轉出來，倒希望牠慢慢的走，慢到不能再慢。其實也可下車走走，但是路上風沙太大，與其被風沙欺負，倒不如像刺蝟一樣的縮在車箱裏任其顛簸。

因爲車子顛簸着前進，在車上也便雜亂的遐想起來。眼前的事實，使我想起孔老夫子的周遊列國。那時怕他老人家也是坐的驛車，也受夠了顛簸；所以『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皇皇的結果：只有喊

家到窮極無聊時，高呼口號是一樣。

徒步是不可，坐車子又受顛簸，原是沒有法子的事。顏回在死的時候，他的父親顏路請孔老夫子賣了車子來代顏回買椁，於是孔老夫子便說：『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大夫之後，便不可徒行，便要坐車子，這當然與他老人家傳道有關係，所以甯受車子的顛簸而不辭。避避風沙，我想還在其次。

車子，孔老夫子，這兩者中間既然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因此孔老夫子便特別愛好車子，乃至於想做一個車夫。既然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又說：『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吾執御矣！」當着長沮桀溺在那裏耦而耕，孔老夫子使子路去問津，長沮說：『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這時他簡直是個車夫了。可惜眼前的車夫不是孔老夫子，不然，也可和他談談道，度過這無聊的時光。

車夫趕着驃子，驃子在一顛一簸的前進；車子載着我，我也在一顛一簸的前進。驃子是車夫趕着牠前進，我又是誰趕着前進呢？我之來曲阜，既不是瞻仰聖地，又不是像孔老夫子周遊列國想傳什麼道，却是不能不來，便因爲我也有一個無形的車夫在趕着前進，那便是『生活』。

自己的生活，母親的生活，妻子的生活，都是趕着我到曲阜來，

我的生存的意義，大約也同眼前的驛子一樣，只有在顛簸中去發現了。

|—由遐想結束到感傷，便在感傷中到了曲阜城。

## 二 三多

到過泰安的人，都曉得泰安有三美，那便是豆腐，白菜，水。至於曲阜呢？雖無三美，却有三多。所謂三多，我曾問過幾個人，結果是言人人殊。有的說是牛車多，老鴉多，窯子多；有的說是牛車多，貓頭多，窯子多；有的說是黑泥多。老鴉多，窯子多。無論那種說法，却都說窯子多，這簡直令人不能相信。因為曲阜是聖地，孔老夫子